【经济解释】要千方百计地盯防管制者。并非市场不会失灵，但是政府更有可能失灵。

注册制推行前A股难有大牛市

谢作诗

中国股市必须放弃审批制，实施注册制。这也是“新国九条”重点强调的改革目标。

管制者不是上帝不是神仙，他们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红尘中人，同样面临着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诱惑。你我大众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，但你我大众不掌握公权力，让自己获利的唯一办法就是为社会、为他人提供服务、创造价值，个人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利益最大化是兼容的。管制者不一样，他们手上握着公权力，有可能靠损害社会利益来实现个人利益。因此，要千方百计地盯防管制者。并非市场不会失灵，但是政府更有可能失灵。

新股上市要官员审批，可是股市表现好坏跟负责审批的官员并没有关系，那么就会出现坏公司通过虚假包装，然会贿赂审批的官员从而上市的情况。而那些不贿赂也有上市机会的好公司，就会选择到国外交易所上市。最终，A股市场就留下了不少烂公司。这些年，我们一直讲完善退市制度，然而实际情况却难如人意。实际情况是退市越退越少，以致退市都成了重大新闻。对此病象，某些管制者当初在公司上市中的权力寻租，以及由此而设置的保护伞，无疑要承担主要责任。

这就是中国经济领跑世界主要经济体，股市表现在世界主要股市中垫底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注册制不一样。在注册制下，企业想上市，就请中介来审核你的报表，然后提交交易所。交易所会对企业进行甄别、筛选。不过交易所的甄别、筛选只看你的材料是不是规范，该披露的内容有没有披露，而不负责鉴别材料的真假，然后你就可以上市了。真实性最终由中介和企业负责。监管者则只负责有关法律法规是否得到遵守，并对违法的个人和机构给予处罚。上市基本上没有什么门槛。但是上市之后的监管将大大加强，执法将更严格，如果发现作假，老板要坐牢，中介机构要被重罚。交易所面临别的交易所的竞争，不能乱来。这种制度最大的好处是，上市机会不再稀缺，权贵的企业可以上，草民的也可以上，大家到市场上去竞争，让股民自己选择。此外，新股发行节奏、发行数量、价格和再融资，都不应该被管制。

注册制下股票供应量将大幅增加，10倍市盈率将是常态，很多股票会长期只有5到8倍的市盈率。除了少数好企业可以享受到高溢价，其他只能表现平平，股民通过分红获得正常回报。上市将不再能圈钱，上市公司卖股票给股民，就成为一个正常的、公平的交易。

未来一两年中国股市有两大任务：一是为注册制全面实施做好准备，除了要修改《证券法》，证监会和交易所要筹建更为专业的监管队伍，建立更先进的监管手段之外，交易所的产权制度也要进行以确权为核心的改良——只有交易所的所有者能够从交易所的经营中获得利益，他才可能有激励真正去甄别、筛选好的公司，并且约束上市企业的行为。更一般地，中介的产权基础可能也要改革，否则经营者行为有严重外部性，那么注册制的效果就要打折扣。二是为注册制和审批制下两种估值接轨做准备，说白了，让A股在未来一两年跌透，方式是增加IPO供应量，一来这样可以化解当下企业高负债之危局，二来也可以防止未来注册制正式推出的时候股市出现暴跌。

如果市场足够理性，那么在注册制全面推行之前，中国股市不会有大牛市，震荡阴跌将是主基调。

（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教授、美国大唐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）

【心海徜徉】《舌尖2》把美食和人物故事之间的关系完全颠倒，美食成了陪衬，煽情成了主角。

忘记初衷的《舌尖2》砸了招牌

杨晨

随着上周五《舌尖上的中国2》(以下简称《舌尖2》)第四集《家常》的播出，备受争议的《舌尖2》迎来了一边倒的恶评。不少《舌尖1》的粉丝认为，《舌尖2》完全是狗尾续貂，而且是“挂羊头卖狗肉”，并不是《舌尖1》的继续。

舆论对《舌尖2》的不满并非突然爆发。事实上，从《舌尖2》刚一播出，就有不少观众质疑《舌尖2》“美食太少，煽情太多”。更有观众刨根问底，挖出《舌尖2》“抄袭”BBC纪录片《人类星球》里非洲土著采蜜的桥段。当时主创给出的回应是“致敬经典”已经恶心到不少观众。到了第三集《时节》，观众再次集中吐槽，片中讲述飞鱼的一些镜头照搬了BBC纪录片《生命》之《鱼类》的镜头。对此，该集导演胡博承认用了BBC的素材，但已经过对方的授权。

近日，又有植物学家发文称，《舌尖2》第一集《脚步》中的镜头不仅照搬BBC《人类星球》的故事架构，该片中的一组画面也可能是造假，因为从画面上分析，藏族孩子爬树采蜜的树前后不一致。

终于，观众对《舌尖2》的质疑和不满，随着被认为是“三观不正”的第四集的播出而爆发。许多网友认为，第四集《家常》已不仅仅是把纪录片拍成了故事会，而且其中对美食的介绍非常不专业，里面的故事更是“毁三观”。在《家常》里，一个家庭为了让女儿学琴出人头地，母亲全程陪读，父亲一个人在家乡河南工作，供养母女二人在上海的生活费用，一家三口分居两地长达五年之久。这五年里，女儿没有见过父亲，孩子奶奶病危都没有归乡探亲。网友直指“这样的爱不能不说畸形”，并且这样的故事在主流媒体上播出，非常不恰当。

作为《舌尖1》的粉丝，我同样会有这样的疑惑：我是不是被导演组愚弄了，其实我看的节目是故事会或者叫感动中国更确切？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叫做《舌尖2》。

我完全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网友会如此不满甚至愤怒。因为《舌尖2》几乎把我们对《舌尖1》的美好怀念给破坏殆尽。《舌尖1》通过我们生长的这片土地上的美食，勾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——对劳动的尊敬、对生活的热爱、对故乡的思念。总的来说，《舌尖1》立意单纯，美食主题鲜明，片子围绕美食展开，在挖掘美食背后的故事时，自然地展现了人、土地、故乡、亲情等事物之间的关系，无形间提升了纪录片的内涵，并非刻意为之。

反观《舌尖2》，把美食和人物故事之间的关系完全颠倒，美食成了陪衬，煽情成了主角，跑题千里，根本不能称为纯粹的美食纪录片。

其实症结并不在于有没有故事，《舌尖1》也有很多故事让我们感动，正如笔者前文说所，《舌尖1》是围绕美食、食材等叙述故事，“天然无雕饰”，而《舌尖2》更像找了个煽情的故事然后让主人公随便做个菜。

我也看过不少BBC的纪录片。为何其中许多作品堪称经典？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创作者的态度和情怀，把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、喜爱和尊重通过镜头真实地呈现，一个层面是镜头的真，另一个层面是态度的真。《舌尖1》可以说做到了，而《舌尖2》则丢掉了。《舌尖2》的矫揉造作有目共睹，表达美食的主题已跑偏，主题强加了太多人为因素，失掉了《舌尖1》的本真，《舌尖2》不再纯粹，也不再令我们难以忘怀。

对于舆论的普遍不满，我也没有看到导演组真诚而负有责任的反省。《舌尖》的总导演陈晓卿近日表示，自己非常讨厌这种群议馆式的评论，并表示如果批评者是自己的朋友，则会直接回应对方，“你去吃屎”。这样的态度令人对《舌尖2》再难抱有希望。我认为，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移动互联时代，一个优秀艺术作品的创作者不仅仅只有创作团队本身，所有的观众、粉丝、网友都在参与它的创作，并为之付出感情。

我想，导演组即使做不到放下身段真诚地承认“没拍好”，至少也该多听听民间的意见做出修正，《舌尖1》的光环确实足够强大，但还能庇护《舌尖2》走多远？

（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）

【南腔晋调】宋朝的基层司法制度已无公平可言，不是讲事实摆道理，而是看谁的银两多。

从《水浒传》看丛林法则盛行之祸

晋东南

通常说，宋江们是被“逼上梁山”的。为何“逼上梁山”？是因为宋朝的制度从上到下都出现了问题。

读《水浒传》可知，宋朝高层以权谋私已经到了十分可怕的地步。就拿相当于国防部长的太尉高俅来说，从他对儿子高衙内违法所持的态度和以后的作为来说，就是一个典型的腐败分子。高衙内图谋霸占军官林冲的合法妻子，高太尉非但不制止，反而徇私枉法，一众官员也成为高太尉陷害林冲的帮凶。偶有正直的官员如孔定等人，明知“看林冲口词是个无罪之人”，却也无法对抗这个体制内黑势力，只能判林冲“脊杖二十，刺配远恶军州”。

即使遭此大难，将要刺配时，林冲的岳父张教头还是说：“你顾前程去，挣扎回来厮见。你的老小，我明日便取回来养在家里，待你回来完聚”。这说明林冲家族的人也并没有对体制内解决失去希望，而且还按照潜规则招待了押送的公人——“安排案酒果子，管待两个公人”并“将出银两”出来，意图使林冲少受些苦。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，那边厢高俅已经安排了在押解路上下黑手，未果，又在目的地制造火灾灭口，未果，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才最终促成了林冲上梁山的结果。

朝廷的官员任用制度也是完全没有章法，如果说有，那就是任人唯亲。如第三十七回《没遮拦追赶及时雨，船火儿夜闹浔阳江》里所说，江州本是个钱粮浩大的地方，而且人广物盈。按正常的规则，应当选取一个更加公正廉明的官员来做主官。可实际上主政的知府蔡德章却是“当朝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”，而且“为官贪滥，做事骄奢”，不“德”也不“章”。蔡京为什么选择他的儿子来为官，还不是为了将此地作为搜刮的场所？

由《水浒传》中对林冲的描述来看，小说中的宋朝高层腐败相当严重，各级官员沆瀣一气，整个朝廷公器成为官员掌中的玩物，成为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。这样的制度，已经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。

从当时宋朝的基层来看，也是千疮百孔。让我们把视角由高层官员云集的开封转向阳谷县，看看此地的基层司法制度执行的如何。王婆和潘金莲还有西门庆合伙毒死了武大郎（第二十五回《王婆计啜西门庆、淫妇药鸩武大郎》），这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。武大郎的弟弟武松了解到案情以后，本想通过司法途径解决，带了人证何九叔、郓哥和物证“两块酥黑的骨头”并书面材料找知县理论，“谁想这官人贪图贿赂”，因为收了主犯西门庆的银两，就徇私枉法，不准所告，还搬出所谓圣人之言搪塞：“背后之言，岂能全信”？劝武松“不可一时造次”。司法途径走不通，才有了武松走投无路，私设公堂，手刃了杀兄仇人的残酷场面。由此可见，宋朝的基层司法制度已无公平可言，不是讲事实摆道理，而是看谁的银两多，如此局面，不出事才怪。

再从武松的发配地孟州来看看宋朝基层社会的管制状况，也是一团糟。当地的黑社会头子，也就是当地的牢城管营公子施恩，是典型的黑白两道集于一身的人物，除公务外，业余还经营赌博、妓院，每个月有二三百两银子的收入。但好景不长，新来的张团练上任以后，马上采取措施改变了当地的生态，他带了一个新的黑社会唤作蒋门神的，将施恩的黑社会产业全部接收。后施恩利用职务之便，对囚犯武松施以小恩小惠，利用其高超的武艺又扳倒了蒋门神，重出江湖。你看看，当时的社会完全是丛林法则，法只是基层官员手中谋取私利的工具。

林冲和武松可以说都是体制内具有一定职务的官员，都无法利用合法的渠道保护自己的权益，可以想见，一般老百姓的境况更加堪忧。由此可见，宋朝的社会危机到了众好汉不得不上梁山的地步。

（作者系深圳作家、文化学者）

【缘木求鱼】一些大家虽然早已仙逝，但印章还在，弟子代笔一下，遗孀或儿孙给盖个章，拿出去估计照样能卖出大价钱。

三谈《功甫帖》为什么必须是真的

木木

人上了岁数，就难免会眼花手颤。这种算不上毛病的毛病，于普通人而言，只是在生活上略有不便，倒也无甚大碍；但于书画家而言，这事儿就比较大，你想啊，六七十岁的时候，正是技法、眼光、阅历最醇厚的阶段，如果很不凑巧地眼花手颤起来，创作起来肯定受影响，大写意还好，画工笔就不免难如登天。

摊上这种“倒霉事”，一般的书画家也就认了，毕竟“乐天知命”也是一种不错的境界，画不了工笔，画画写意也不错。但有些惯于追求完美的大家就与一般人不一样，早就未雨绸缪，做足了准备，人到中年，精力最旺盛、功力最深厚的时候，提前画好成百上千的工笔半成稿，先存着，等岁数大了，手哆哆嗦嗦地画不了工笔的时候，早些年的这些画稿就开始派上用场，随便拣出一张半张，就着工笔的立意，随手抹两笔写意山水，然后题名落款、钤印盖章，一幅完美作品便大功告成。

这实在是个很让人羡慕的聪明法子，不过，后知后觉者们也大可不必后悔，补救的办法还是有的，自己画不了工笔了，完全可以让男弟子、女弟子们代劳一下，然后自己再略加挥洒、点缀一二，也是一幅不错的作品；发展、进化到后来，不但工笔可以代劳，写意亦能够让弟子捉刀，只要保证鲜红的印章结结实实、明明白白地钤在那里，这幅画拿到哪儿去，都是错不了的真东西，既不怕有人说三道四，更不怕卖不出好价钱。

如此操作，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吧。在这个小圈子里，画的、写的，收藏的、投资的，评估的、拍卖的，看热闹、起哄的，皆有所获，还不欢喜，那就是过于贪心了。不过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，社会财富的爆炸式增长，想挤进这个圈子的人就难免熙熙攘攘起来，不熟知内中乾坤或一开始就是跑来搅局的人，也难免因此就搞出一些是非来，给这个圈子平添一些烦恼。

比如，前几年就很有一些“菜鸟”，大动干戈地质疑过慈禧工笔画的真假。老佛爷挥汗如雨、伏案画工笔的镜头，虽然怎么想怎么觉得很有喜感，但老佛爷的印章、签名可是千真万确的，所以即便是画师、宫女代笔，著作权人也应属老佛爷无疑。而著作权人确定了，一幅作品的价码也就清清楚楚了，这是圈儿内公认的行事规矩，有些人偏要跳出来搅和，其用意就颇为可疑。因为“老佛爷”都能质疑，此例一开，还有什么、还有谁不能质疑的呢？一些现当代的大家，人虽然早已仙逝，但印章还在、大大小小的弟子们还在啊，弟子代笔一下，或遗孀或儿孙给盖个章，拿出去估计照样能卖出大价钱。搅局者其心可诛即在于此！

这个圈子水很深，那是公认的；死水微澜，参与者都藏在水面儿下搞交易，高深莫测的样子，外人看起来往往一头雾水，朦朦胧胧的，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水墨画儿啊。突然横空飞过来一根棍子，直插入水，偏还使劲儿搅和，三下两下，搞得魅力全无、意境全无，许多人难免就要因此意兴阑珊起来。买卖要靠人气儿，没人气儿了，大家还怎么赚钱呢？一大帮子人都靠着这个或养家糊口、或发家致富、或扬名天下，你上来就砸人家的饭碗，人家能不急吗？

站在这个角度想一想，着急、发脾气的人还真是情有可原。尤其现在正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阶段，方方面面的神经都绷得紧绷绷的，随便撩拨一下，就有可能迸出火星儿来。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，似乎就更有必要认真对待搅局者的质疑，不把这样的“歪风邪气”迎头打回去，这个自成格局许多年的小圈子，或许就难免变了天。因此，《功甫帖》必须是真的。

（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）